

走出文革連載 20

走出文革

救贖

(接上一期)

我記載這段往事非非要證明我有什麼火眼金睛，能在文革初期便識破康生這一類妖魔鬼怪。當時，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鼓舞下，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影響下，青年學生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是一種時尚。自毛澤東以下，幾乎黨內每個高級幹部都被炮打或火燒過。

就我個人而言，除了炮打康生外，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紅衛兵，

將劉少奇被貶一事公諸于世後，我在8

月20日前後貼出的另一張大字報《原北方局中的黑線必須肅清》也曾有過非常高的“點擊率”。這張將矛頭指向劉少奇等人的大字報雖然曾讓我遭到北京中學紅衛兵一個多月的追殺，但在十年文革中倒是安然無恙。

1978年，當康生被批判而劉少奇即將昭雪時，清華校友屈耀雙和我開玩笑：“看來你的兩張大字報中，‘錯誤’的那張(炮打康生)被證明是正確的，而‘正確’的那張(炮打劉少奇)將被證明是錯誤的。”

無論政局如何變動，我的命中

率都祇有百分之五十，這和扔錢幣猜正反面的幾率相同，絕無可以炫耀之處。

我同多數國民一樣，文革初期如醉如痴地投入運動，炮打康生也

不過是對文革的一種投入，絕無反對文革的意思。直到文革折騰得天怒人怨後我才有所覺醒，那已是數年之後的事情了。所幸的是出于良知和崇尚思想自由，雖然友人中反對文革的“異端邪說”不絕于耳，我從未出賣或誣陷過任何人，又因手無縛雞之力，也就失去了打砸搶一類建功立業的機會。

回顧這段歷史的本意不僅因

為它是清華文革真相的一部分，而且因為它曾殃及許多人日後的命運。那些響應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而投身文革運動的青年學生因這種難以捉摸的命中率而一生遭受厄運，恐怕是百分之百不公正的。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保險賠償案例：一對夫婦因輪胎爆裂而遭車禍身亡，輪胎公司以超速為由拒絕賠償。辯護律師反駁說，對超速的懲罰祇是數十美元，而不是死刑。這對夫婦的親屬獲得了巨額賠償。

在中國，許多年輕人僅僅因為“超速”一類的錯誤被判處政治前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途的死刑後一生坎坷。

晚風輕輕吹過樹林

蘇珊娜：微風輕吹…

羅西娜：希望能够吹起柔柔的西風… 蘇珊娜：今晚…

羅西娜：在林中鬆樹的下面…

羅西娜：《費加羅的婚禮》中伯爵夫人羅西娜和女僕蘇珊娜的二重唱)

在清華校友網上的開場白

志宏兄說他喜歡看我寫的東西，我很高興，但他的盛贊我不敢領受。他鼓勵我多寫，也使我誠惶誠恐，擔心難以交差。

魯迅先生寫《阿Q正傳》，在北京晨報副刊上連載，每周一篇。胖胖的孫伏園每隔七天必去魯迅家中，笑嘻嘻地說：“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先生不堪重負，祇好趁孫伏園不在北京時將阿Q送上法場，草菅人命了。待到孫伏園回京，即令他滿臉堆笑，也是回天乏術了。

可見，稿是催不得的，弄不好便會草菅人命。我寫的回憶，當初是給朋友們傳看，以紀念我們的青

春年代。這朋友們當然包括回憶中涉及的那些當事人。我既無勇氣像季羨林先生那樣，不怕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誰，也無大智如魯迅先生一樣，用中西合璧的代碼“阿Q”堵住眾人之口。這使我下筆時常常躊躇再三，有時還會產生放棄的念頭，天天去打麻將，免得坐下來便在頭腦裏又見皇後或別的什麼才子佳人、英雄好漢，忍不住又要亂敲鍵盤(想到不再能用下筆、落筆等很文雅的話，而要用敲鍵盤一類粗俗的網絡語言，心中不免戚戚然)。

《晚風輕輕吹過樹林》中的一些素材曾見之于我一年多前在朋友間傳閱的《互聯網上的回憶》，本不擬公之于校友網上。幾個月前看央視播放的《人間正道是滄桑》，頗有觸動，一時心血來潮，將那大革命時代的兒女情長故事整理成文。寫成後，雖不像季先生那樣沉得住氣，將《牛棚雜憶》放在抽屜裏一壓就是六年，倒也放了幾個月。見到志宏兄催稿，我想起有現成的，猶豫了一下，便鼓了點勇氣拿出來試播幾段。

大革命時代的兒女情長雖然非常政治化，但也並不缺乏情感和道德一類愛情的基本元素，我在故事中刪去了這些元素，僅留下革命和愛情間的互動。所以，這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我還沒有盧梭寫《懺悔錄》的勇氣。

洋人舉行婚禮時，有一道程序是必須要完成的：由婚禮的主持人大聲詢問在場的人中有誰反對兩個新人成婚。倘有反對者，這婚是結不成的。羅切斯特先生和簡小姐的婚禮就是這樣被攪黃的。

有誰反對我貼在下面的《晚風輕輕吹過樹林》這篇文章嗎?!

正文

現在的人講究環保，一切都以能冠于綠色兩字為榮。

我們這一代人的愛情是非常綠色的。沒有卡拉OK，沒有迪斯科，沒有酒吧，沒有五星級賓館，就連咖啡館也廖若晨星。我們的愛情大多見證于綠色的樹林草叢，萌動于輕輕吹過的晚風。

其實，愛情的起源便是綠色的，人類偷吃禁果的歷史始于亞當和夏娃的伊甸園。

在中國，《史記·孔子世家》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這野合的地方應當有一些野果樹或桑樹之類的綠樹遮擋。

由此可見，在愛是綠色的這一點上，中外的記載大體上是一致的。據考證，古人野合的原因是居室條件太差。往往是一家人，甚至于叔伯姑孀都同居一室，眾目睽睽，如何是好。

幾千年後的中國，這居室條件並無改觀。所以，在王小波筆下，王二和陳清揚在清平山上野合的歲月成了我們的“黃金時代”。

孔聖人出自于野合，王小波熱得益于那些野合的故事。

清華二校門前有一條小河橫貫東西，從二校門東側一直流淌到西門。河邊垂柳依依，透過樹叢可見教師居住的小樓。小橋、流水、人家，如果河邊沒有那條寬寬的馬路，倒是一個挺有詩意的地方。

我的初戀便見證于這條小河邊的柳樹下。

秋日的傍晚，一個周末，我和班上的團支書記都準備騎車回家。她出西門，我走南門，二校門

是兵分兩路的交叉點，我們相約在河邊見面。夜幕下，微風輕吹，柔柔的……

在我們那個年代，這樣的男女相約是絕對不能等閑視之的。那是一個火熱的革命年代，美麗的清華園已成了大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政治成了學生的主課，思想改造壓倒了刻苦攻讀。學軍、學工、學馬列，人人向往着革命，充滿理想主義的激情。除夕聚餐，唱的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大禮堂旁的階梯教室裏經常有革命詩歌朗誦會，激發着革命的浪漫主義：“大江東去，擋不住激流，挽不住狂瀾，祇有沙棘貝殼，留下來裝飾海灘！”我忘了詩人的名字和題目，却可以大段地背誦這首長詩。

我們雖然擁有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激情，却没有大革命時期的浪漫土壤，男女之間浪漫的愛必須披掛更多的革命外衣才能萌芽、成活。

我不記得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相約在河邊見面，但我相信一定是為了某件革命工作。(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20

南京·東京(十七)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一份來自首相府的禮物

16.一份來自首相府的禮物

中國書法學院成立後，一大批中日一流書法教授的加盟，使劉洪友的書法教育事業躍上更高的層次。為了便于開展書法交流，劉洪友又成立了日中文化交流促進會，由此更加方便對國內對外友好協會，更加方便活動的組織落實。

在課堂上，劉洪友及好幾位中國書法家多次講到《瘞鶴銘》。而這個碑就在中國的鎮江。常言道，百聞不如一見。聽老師們說得多了，很多學生都想到鎮江親自看一看，見識一下傳說中的《瘞鶴銘》。為了滿足學生的要求，中國鎮江觀摩學習團便成立了。

劉洪友率隊來到鎮江焦山。

摩崖石刻在鎮江焦山西麓沿江一綫，崖壁滿刻南朝以後歷代游人的詩文、題字、留名，細數一下竟然有200多處，蔚為壯觀。《瘞鶴銘》原在焦山西麓瘞鶴岩下，因被水浪衝擊，後崩墜江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曾任江寧府和蘇州府知府的陳鵬年把它撈上來，放置在焦

山西南觀音庵。共五塊碑，碑的全文原有178字，現祇剩92字。

劉洪友在《瘞鶴銘》的石刻前安放了長幾，鋪上臺布，讓學生臨寫，他逐一指導。在如此壯觀的碑林現場授課，對日本學員而言是一種從未有過的新體驗，這使學員們很是新奇、興奮。為了紀念這次特殊的課堂學習，學員們紛紛拍照留影。

幾十位日本人來到鎮江，對於市外辦來說也是件大事。湊巧的是外辦的李國華是劉洪友在江蘇旅游學校的同學，也是位業餘書法家。他與劉洪友商量，能不能搞個“中日韓《瘞鶴銘》國際書法大獎賽”。劉洪友也正有此意，兩人一拍即合，說幹就幹，立馬行動起來。

劉洪友除了邀請日本著名書法家今井凌雪、田中凍雲、渡邊寒鷗、豆子甲水之等提供41件名譽作品參賽，還動員門下所有學生參賽。同學們非常愉快地在老師指導下創作，有人還主動要求參與比賽的組織保障工作。中國著名書法家錢君匋、蕭娴、沈鵬、劉正成、尉天池、等也提供了參展作品。中國、日本、韓國共32個書法團體參加，參賽作品共13082件。

1998年5月，《瘞鶴銘》杯國際書法大賽作品展覽頒獎大會”在中國鎮江召開。暨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孫平化、中國書協代主席沈鵬、江蘇省書協主席尉天池、江蘇省婦聯副主席孫麗麗、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柳曾符以及鎮江市領導周大平、錢永波等到會祝賀。周大平、沈鵬向獲獎者代表頒發了證書及獎品。

因為成功組織策劃了這次大賽，劉洪友也因此被鎮江市人民政

府授予“鎮江對外交流貢獻者”榮譽稱號。

劉洪友借助《瘞鶴銘》以文會友，為鎮江市開展對日文化交流拓展了渠道，隨後鎮江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動不斷增多。

2001年1月，劉洪友與鎮江市共同策劃了“《瘞鶴銘》中日書法名家邀請展”，發動中國和日本3000多名書法家參展。劉洪友同樣還是帶着他的學生來到鎮江，讓學生觀摩古人的石刻作品，讓他們看到中日書法大家的水準，進一步激發了學員們學習書法的熱情。

劉洪友回憶，在日中文化交流促進會成立前，他就曾組織日方書法家到南京建了中國第一個中日友好書法碑林“南京顏真卿碑林”；在北京歷史博物館舉辦“當代國際書法精品展”，展出了520件中日書法家作品，連續舉辦三屆；在鎮江市舉辦“中日書法名家邀請展”；在北京延慶八達嶺水關長城建了“北京長城碑林”，第一期中日建碑120基，共做了三期。

日中文化交流促進會成立後，在南京舉辦了“世界青少年書法展”，日本書道訪中團60餘人參加了交流活動，參賽作品25000餘幅，以後隔年一屆；2002年至2006年連續四屆主辦“全日本代表書道家作品展”，在上海、南京、北京、西安展出；獨家主辦2003年、2005年在東京、大阪、北海道的“全中國代表書法家作品展”巡展，中國書法家來訪人數近百名；獨家主辦2007年、2009年在日本東京、京都、名古屋、大阪、北海道“現代書法二十人展”巡展，來訪中國人46名。

四十年來，由劉洪友組織的各類交流活動，參與的中日書法家多達4000人次。

劉洪友回憶，那是“中國大西北行”文化交流活動，100名交流學習生到上海集合後，再乘飛機到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市對外友好協會安排他們參觀博物館。博物館的“小河公主”木乃伊曾經在日本展出過，科學家用最新的復原技術恢復她的原貌，原來是位國色天香、傾國傾城的絕色樓蘭美女，不知是驚訝于還原技術，還是驚艷于美女的容顏，那次展覽在日本很轟動。這批交流學生中的大多數人沒有看過那次展出，對“小河公主”十分感興趣。

新疆地處亞洲腹地，是絲綢之路的必經關口。由于新疆少雨，天氣乾燥，以及特殊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使得這裏出土了世界上最多的木乃伊，“小河公主”就是其中的一具。她面色棕褐，鼻梁尖高，眼睛深凹，睫毛長，下巴尖尖，長發披肩，雖然已經有3800多歲，依然能看出她的美貌出眾，讓人驚嘆。

讓學生們興奮的還有，他們在博物館裏發現一件漢代出土的錦織護臂，上有小篆體“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幾個漢字，這都是學書法時用過的熟悉文字。一位曾在日本老師那裏學習過兩年書法後來又轉到劉洪友門下的學生高興地說：“祇有在中國，才能看到如此古老文物上的小篆文字，跟着劉老師學書法，真是我的幸運。”

江蘇民族旅行社是這次“中國大西北行”文化交流活動的承辦方，他們在客人下榻的烏魯木齊市迎賓館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

離開烏魯木齊，文化交流團隊分坐三輛大巴去吐魯番參觀。在火焰山，他們聽導游講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撲滅火焰山烈火的故事。

在高昌古城，他們領略了這座古城長達1300餘年的曲折變遷。在葡萄溝，他們品嚐了剛從葡萄架上摘下的新鮮葡萄。在坎兒井，他們驚嘆“地下長城”的神奇，掬飲清涼甘甜的井水。由于正值夏季，近40度的高溫讓團隊大部分成員身體不適，其中有一半人因為飲食問題“鬧起肚子”。

日本人與敦煌莫高窟有着不解之緣。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同年，日本人青山慶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贈8件敦煌文物，這是流失海外的藏經洞文物首次歸還中國。1992年，日本政府無償援建半地下式莫高窟博物館。因此，文化交流團把敦煌莫高窟作為行程中的重要一站。

文化交流團乘火車抵達敦煌時，全團已經有百分之七十的學員生病。七十多歲的兒玉是劉洪友的第一批學生，也是這次“中國大西北行”文化交流團的副團長。一路上，她協助劉洪友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鼓勵生病的學員積極治療，克服困難。

其實兒玉的身體也非常糟糕，她四十歲那年得了糖尿病，身體每況愈下，現在年歲已高，不適合這麼遠的旅行。況且她已經是第七次跟這條綫了。

兒玉被送到醫院搶救，女兒一直陪護在她的身邊，細心觀察和記錄體徵變化，為醫生治療提供有用的信息。

第二天，當團隊登機時，人們驚訝地發現，兒玉在女兒的攙扶下也趕來了。兒玉說：“我不能一個人落下給大家添麻煩，現在血糖指標穩定了，没事的。”(未完待續)